明史/卷2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劉綎 李應祥 陳璘 鄧子龍 馬孔英 ◄

明史
卷二百四十八
列傳第一百三十六　梅之煥 劉策 李若星 耿如杞 顏繼祖 李繼貞 方震孺 徐從治

►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朱燮元 李標 王三善 蔡復一

○梅之煥劉策〈（徐縉芳陳一元）〉李若星耿如杞〈（胡士容）〉顏繼祖〈（王應豸等）〉李繼貞方震孺徐從治〈（謝璉余大成等）〉

梅之煥

梅之煥，字彬父，麻城人，侍郎國楨從子也。年十四為諸生。御史行部閱武，之煥騎馬突教場。御史怒，命與材官角射，九發九中，長揖上馬而去。

萬歷三十二年舉進士，改庶吉士。居七年，授吏科給事中。東廠太監李浚誣拷商人，之煥劾其罪。尋上言：「今天下民窮餉匱，寇橫兵疲。言官舍國事爭時局，部曹舍職掌建空言，天下盡為虛文所束縛。有意振刷者，不曰生事，則曰苛求。事未就而謗興，法未伸而怨集，豪傑灰心，庸人養拙，國事將不可為矣。請陛下嚴綜核以責實事，通言路以重紀綱，別臧否以惜人才，庶於國事有濟。」時朝臣部黨角立，之煥廉觚自勝，嘗言：「附小人者必小人，附君子者未必君子。蠅之附驥，即千里猶蠅耳。」時有追論故相張居正者，之煥曰：「使今日有綜名實、振紀綱如江陵者，　　詘之徒敢若此耶？」其持平不欲傅會人如此。出為廣東副使，擒誅豪民沈殺烈女者，民服其神。海寇袁進掠潮州，之煥扼海道，招散其黨，卒降進。改視山東學政。天啟元年以通政參議召遷太常少卿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南、贛。丁內外艱，家居。當此之時，魏、客亂政，應山楊漣首發忠賢之奸。忠賢恚甚，拷殺漣。由此悍然益誅鋤善類，　　慀楚人矣。謂漣被逮時，過麻

城，漣罪人也，之煥與盤桓流涕，當削籍，其實漣未嘗過麻城也。無何，逆黨梁克順誣以贓私，詔征贓。

莊烈帝即位，乃免征，起故官，巡撫甘肅。大破套寇，斬首七百餘級，生得部長三人，降六百餘人。明年春，寇復大入，患豌豆創，環大黃山而病。諸將請掩之，之煥不可，曰：「幸災不仁，乘危不武，不如舍之，因以為德焉。」遂不戰。逾月，群寇望邊城搏顙涕泣而去。冬，京師戒嚴，有詔入衛。且行，西部乘虛犯河西。之煥止留，遣兵伏賀蘭山後，邀其歸路，大兵出水泉峽口，再戰再敗之，斬首八百四十有奇，引軍東。俄悍卒王進才殺參將孫懷忠等以叛，走蘭州。之煥遂西定其變，復整軍東。明年五月抵京師，已後時矣，有詔之煥入朝。翌日又詔之煥落職候勘，溫體仁已柄政矣。初，體仁訐錢謙益，之煥移書中朝，右謙益。至是，體仁修隙，之煥遂得罪。

之煥雖文士，負材武，善射，既廢，無所見。所居縣，阻山多盜。之煥無事，輒率健兒助吏捕，無脫者。先是，甘肅兵變，其潰卒畏捕誅，往往亡命山谷間，為群盜，賊勢益張。至是，賊數萬來攻麻城，望見之煥部署，輒引去。帝追敘甘肅前後功，復之煥官，蔭子，然終不召。明年病卒。

劉策

劉策，字範董，武定人。萬歷二十九年進士。由保定新城知縣入為御史，疏劾太僕少卿徐兆魁，復力爭熊廷弼行勘及湯賓尹科場事。賓尹雖家居，遙執朝柄，嗾其黨逐攻者孫振基、王時熙。

已而給事中劉文炳劾兩淮巡鹽御史徐縉芳，言策入葉向高幕，幹票擬；策同官陳一元，向高姻親，顧權利。時策按宣、大，疏言：「文炳為湯賓尹死友，代韓敬反噬。昔年發奸如振基、時熙輩，今皆安在？」向高亦以策無私交，為辨雪。文炳、策屢疏相詆，南京御史吳良輔言：「文炳一疏而彈御史縉芳、一元、策及李若星，再疏而彈詞臣蔡毅中、焦竑及監司李維楨，他波及尚多。人才摧殘甚易，清品如策，雅望如竑，不免詆斥，天下寧有完人？」策復詆文炳倚方從哲為冰山，苟一時富貴，不顧清議。一元論銓政，嘗譏切向高，時按江西，見文炳疏，憤甚，遂揭文炳陰事。且曰：「向高行矣。今秉政者從哲，文炳鄉人，奴顏婢膝，任好為之。」御史馬孟楨亦言：「敬關節實真，既斥兩侍郎、兩給諫謝之矣。乃伉直之劉策，攻擊不休，而同發奸之張篤敬復驅除將及，何太甚也！」疏入，帝皆不省。策憤，謝病去。時攻兆魁、廷弼、賓尹輩者，黨人率指目為東

林，以年例出之外。至四十六年秋，在朝者已無可逐，乃即家徙策為河南副使，策辭疾不赴。

天啟元年春，起天津兵備。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西。召拜兵部右侍郎，協理戎政。五年冬，黨人劾策為東林遺奸，遂削籍。崇禎二年夏，起故官，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理薊、遼、保定軍務。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內地，策不能禦，被劾。祖大壽東潰，策偕孫承宗招使還。明年正月與總兵張士顯並逮，論死，棄市。

縉芳，晉江人。為御史，首為顧憲成請謚，劾天津稅監馬堂九大罪，有敢言名。巡兩淮，頗通賓客賂遺，被劾，坐贓。天啟中，遣戍。

一元，侯官人。在江西，振饑有法。移疾去。天啟初，起歷應天府丞。御史余文縉劾向高，及一元，遂落職。崇禎初，復官。溫體仁柄國，惡其附東林，而以為己門生也，引嫌不召。卒於家。

李若星

李若星，字紫垣，息縣人。萬歷三十二年進士。歷知棗強、真定。擢御史，首劾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。巡視庫藏，陳蠹國病商四弊，請得稽十庫出納，以杜侵漁，不報。巡按山西，請撤稅使。因再劾克纘為沈一貫私人、湯賓尹死友，宜罷，不從。還朝，出為福建右參議，移疾歸。

天啟初，起官陝西，召為尚寶少卿，再遷大理右少卿。三年春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。陛辭，發魏忠賢、客氏之奸。明年，遣將丁孟科、官維賢擊河套松山諸部鎮番，斬首二百四十餘級。捷聞，未敘，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惡者。忠賢聞之，即令許顯純入之汪文言獄詞，誣其賄趙南星，得節鉞。五年三月遂除若星名，下河南撫按提問。明年，獄上，杖之百，戍廉州。

莊烈帝即位，赦還。崇禎元年，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理河道。追論甘肅功，進秩二品。黃河大決，淹泗州，沒睢寧城。若星請修祖陵，移睢寧縣治他所，從之。都城戒嚴，遣兵入衛。病歸，遭父憂。久之，召為兵部右侍郎。十一年，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，代朱燮元總督川、湖、雲、貴軍務，兼巡撫貴州。討安位余孽安隴璧及苗仲諸賊有功。

福王時，解職。以鄉邑殘破，寓居貴州。桂王遷武岡，召為吏部尚書。未赴，遭亂，死於兵。

耿如杞

耿如杞，字楚材，館陶人。萬歷四十四年進士。除戶部主事。

天啟初，以才歷職方郎中。軍書旁午，日應數十事。出為陝西參議，遷遵化兵備副使。當是時，逆奄竊柄，諂子無所不至，至建祠祝禧。巡撫劉詔懸忠賢畫像於喜峰行署，率文武將吏五拜三稽首，呼九千歲。如杞見其像，冕旒也，半揖而出。忠賢令詔劾之，逮下詔獄，坐贓六千三百，論死。

時又有胡士容者，薊州參議也，數忤其鄉官崔呈秀，呈秀銜之。將為忠賢建祠，士容又不奉命。及士容遷江西副使，道通州，遂誣以多乘驛馬，侵盜倉儲，捕下詔獄掠治，坐贓七千，論死。

至秋，將行刑，而莊烈帝即位，崔、魏相繼伏誅。帝曰：「廠衛深文，附會鍛煉，朕深痛焉。其赦耿如杞，予復原官。胡士容等改擬。」於是如杞上疏言：「臣自入鎮撫司，五毒並施，縛赴市曹者，日有聞矣。幸皇上赦臣以不死，驚魂粗定，乞放臣還家養疾。」帝不許，立擢如杞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西。

插漢虎墩兔據順義王地，為邊患，戰款無定策。如杞言守邊為上，修塞垣，繕戰壘，鏟山塹谷，事有緒矣。二年，京師戒嚴，如杞率總兵官張鴻功以卒五千人赴援，先至京師。軍令，卒至之明日，汛地既定，而後乃給餉。如杞兵既至，兵部令守通州，明日調昌平，又明日調良鄉，汛地累更，軍三日不得餉，乃噪而大掠。帝聞之，大怒，詔逮如杞、鴻功，廷臣莫敢救者。四年竟斬西市。

方如杞之為職方郎也，與主事鹿善繼黨張鶴鳴，排熊廷弼而庇王化貞，疆事由是大壞，及是得罪。

士容既釋出獄，二年除陝西副使，進右參政，卒於官。士容初令長洲，捕豪惡，築婁江石塘，有政聲。

福王時，贈如杞右僉都御史。子章光，進士，尚寶卿。士容，字仁常，廣濟人。

顏繼祖

顏繼祖，漳州人。萬歷四十七年進士。歷工科給事中。崇禎元年正月，論工部冗員及三殿敘功之濫，汰去加秩寄俸二百餘人。又極論魏黨李魯生、霍維華罪狀。又有御史袁弘勛者，劾大學士劉鴻訓，錦衣張道浚佐之。繼祖言二人朋邪亂政，非重創，禍無極。帝皆納其言。

遷工科右給事中。三年，巡視京城十六門濠塹，疏列八事，劾監督主事方應明曠職。帝杖斥應明。外城庳薄，議加高厚，繼祖言時絀難舉贏而止。再遷吏科都給事中，疏陳時事十大弊。憂歸。

八年起故官，上言：「六部之政筦於尚書，諸司之務握之正郎，而侍郎及副郎、主事止陪列畫題，政事安得不廢？督撫諸臣獲罪者接踵，初皆由會推。然會推但六科掌篆者為主，卿貳、臺臣罕至。且九卿、臺諫止選郎傳語，有唯諾，無翻異，何名會推？」帝稱善。

尋擢太常少卿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。分兵扼境上，河南賊不敢窺青、濟。劾故撫李懋芳侵軍餉二萬有奇，被旨嘉獎。十一年，畿輔戒嚴，命繼祖移駐德州。時標下卒僅三千，而奉本兵楊嗣昌令，五旬三更調。後令專防德州，濟南由此空虛。繼祖屢請敕諸將劉澤清、倪寵等赴援，皆逗遛不進。明年正月，大清兵克濟南，執德王。繼祖一人不能兼顧，言官交章劾繼祖，繼祖咎嗣昌，且曰：「臣兵少力弱，不敢居守德之功，不敢不分失濟之罪。請以爵祿還朝廷，以骸骨還父母。」帝不從，逮下獄，棄市。

終崇禎世，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：薊鎮王應豸，山西耿如杞，宣府李養沖，登萊孫元化，大同張翼明，順天陳祖苞，保定張其平，山東顏繼祖，四川邵捷春，永平馬成名，順天潘永圖，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縊，不與焉。

王應豸，掖縣人。為戶部主事，諂魏忠賢，甫三歲，驟至巡撫，加右都御史。崇禎二年春，薊卒索餉，噪而甲，參政徐從治諭散其眾。應豸置毒飯中，欲誘而盡殺之，諸軍復大亂。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其克餉狀，論死。

李養沖，永年人。歷兵部右侍郎，巡撫宣府，崇禎二年既謝事，御史吳玉劾其侵盜撫賞銀七萬，及冒功匿敗諸狀。論死，斃於獄。

張翼明，永城人。以兵部右侍郎巡撫大同。崇禎元年，插漢虎墩兔入犯，殺掠萬計。翼明及總兵官渠家楨不能禦，並坐死。

陳祖苞，海寧人。崇禎十年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，明年坐失事繫獄，飲鴆卒。帝怒祖苞漏刑，錮其子編修之遴，永不敘。

張其平，偃師人。歷右僉都御史，巡撫保定。十一年冬，坐屬邑失亡多，與繼祖駢死西市。

馬成名，溧陽人。潘永圖，金壇人，與成名為姻婭。崇禎十四年冬，成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。永圖亦起昌平兵備僉事，未浹歲，至巡撫。畿輔被兵，成名、永圖並以失機，十六年斬西市。余自有傳。

李繼貞

李繼貞，字征尹，太倉州人。萬歷四十一年進士。除大名推官，歷遷兵部職方主事。天啟四年秋，典試山東，坐試錄刺魏忠賢，降級，已而削籍。

崇禎元年，起武選員外郎，進職方郎中。時軍書旁午，職方特增設郎中，協理司事。繼貞幹用精敏，尚書熊明遇深倚信之，曰：「副將以下若推擇，我畫諾而已。」四年，孔有德反山東，明遇主撫，繼貞疏陳不可，且請調關外兵入剿。明遇不能從，後訖用其言滅賊。初，延綏盜起，繼貞請發帑金，用董搏霄人運法，糴米輸軍前。且令四方贖鍰及捐納事例者，輸粟於邊，以撫饑民。又言：「兵法撫、剿並用，非撫賊也，撫饑民之從賊者耳。今鬥米四錢，已從賊者猶少，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。請如神廟特遣御史振濟故事，賚三十萬石以往，安輯饑民，使不為賊，以孤賊勢。」帝感其言，遣御史吳甡以十萬金往。繼貞少之，帝不聽，後賊果日熾。

繼貞為人強項，在事清執，請謁不得行。大學士周延儒，繼貞同年生，屬總兵官於繼貞。繼貞瞠目謝曰：「我不奉命，必獲罪。刑部獄甚寬，可容繼貞也。」延儒銜之。已，加

尚寶寺卿。當遷，帝輒令久任。田貴妃父弘遇以坐門功求優敘不獲，屢疏詆繼貞，帝不聽。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為把總，繼貞不可；乃囑戎政尚書陸完學言於尚書張鳳翼以命繼貞，繼貞亦不可，鳳翼排繼貞議而用之。化淳怒，與弘遇日伺其隙，讒之帝，坐小誤，貶三秩。會敘甘肅功，繼貞請起用故巡撫梅之煥，帝遂發怒，削繼貞籍。已，論四川桃紅壩功，復官，致仕。

十一年用薦起，歷兩京尚寶卿。明年春召對，陳水利屯田甚悉，遷順天府丞。尋超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天津，督薊、遼軍餉。乃大興屯田，列上經地、招佃、用水、任人、薄賦五議。白塘、葛沽數十里間，田大熟。

十四年冬，詔發水師援遼，坐戰艦不具，除名。明年夏，召為兵部添註右侍郎。得疾，卒於途。是夕，星隕中庭。贈右都御史，官一子。

方震孺

方震孺，字孩未，桐城人，移家壽州。萬歷四十一年進士。由沙縣知縣入為御史。

熹宗嗣位，逆瑭魏忠賢內結客氏。震孺疏陳三朝艱危，言：「宮妾近侍，嘲笑易假，窺間可慮。中旨頻宣，恐蹈斜封隱禍。」元年陳《拔本塞源論》曰：「曩者梃擊之案，王之寀、陸大受、張庭、李俸悉遭廢斥，而東林如趙南星、高攀龍、劉宗周諸賢，廢錮終身，亟宜召復。至楊漣之爭移宮，可幸無罪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，又有交通之疑？將使天下後世謂堯、舜在上，而有交通矯旨之閹宦。」疏入，直聲震朝廷。其春巡視南城。中官張曄、劉朝被訟，忠賢為請，震孺不從，卒上聞，忠賢益恚怨。

遼陽既破，震孺一日十三疏，請增巡撫，通海運，調邊兵，易司馬。日五鼓撾公卿門，籌畫痛哭，而自請犒師。是時，三岔河以西四百里，人煙絕，軍民盡竄，文武將吏無一騎東者。帝壯其言，發帑金二十萬震孺犒師。六月，震孺出關，延見將士，吊死扶傷，軍民大悅。因上言：「河廣不七十步，一葦可航，非有驚濤怒浪之險，不足恃者一。兵來，斬木為排，浮以土，多人推之，如履平地，不足恃者二。河去代子河不遠，兵從代子徑渡，守河之卒不滿二萬，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？不足恃者三。沿河百六十里，築城則不能，列柵則無用，不足恃者四。黃泥窪、張叉站沖淺之處，可修守，今地非我有，不足恃者五。轉眼冰合，遂成平地，間次置防，猶得五十萬人，兵從何來？不足恃者六。」又言：「我以退為守，則守不足；我以進為守，則守有餘。專倚三岔作家，萬一時事

偶非，榆關一線遂足鎖薊門哉？」疏入，帝命震孺巡按遼東，監紀軍事。

震孺按遼，居不廬、食不火者七月。議者欲棄三岔河，退守廣寧，震孺請駐兵振武。軍法不嚴，震孺請敕寧前監軍，專斬逃軍逃將。並從其言。然是時，經撫不和，疆事益壞。震孺再疏言山海無外衛，宜亟駐兵中前，以為眼目，不省。

明年正月，任滿，候代前屯，而大清兵已再渡三岔河。先鋒孫得功不戰，而呼於振武曰「兵敗矣」，遂走。巡撫王化貞在廣寧，亦倉皇走。列城聞之皆走，惟震孺前屯無動。當是時，西平守將羅一貫已戰死，參將祖大壽擁殘兵駐覺華島上。於是震孺召水師帥張國卿相與謀曰：「今東師四外搜糧，聞祖將軍在島上有米豆二十餘萬，兵十餘萬，人民數萬，戰艦、器仗、馬牛無數，東師即媾得島兵，得島兵以攻榆關，豈有幸哉？」於是震孺、國卿航海見大壽，慷慨語曰：「將軍歸，相保以富貴；不歸，震孺請以頸血濺將軍。」大壽泣，震孺亦泣，遂相攜以歸，獲軍民輜重無算。

有主事徐大化者，忠賢黨也，劾震孺曰「攘差」。都御史鄒元標奮筆曰：「方御史保全山海，無過且有社稷功。」給事中郭興治遂借道學以逐元標。元標去，震孺亦即罷歸。明年，忠賢、廣微興大獄，再募劾方御史者，興治再論震孺河西贓私。逮問掠治，坐贓六千有奇，擬絞。而揚州守劉鐸咒詛之獄又起，遂誣震孺與交通，坐大辟，繫獄。有邏卒時時佐震孺飲啖，問之，則曰：「小人有妻，聞公精忠，手治以獻者也。」輒報珰曰：「某病革，某瀕死。」珰以是防益疏。

明年，莊烈帝嗣位，得釋還。八年春，流賊犯壽州，州長吏適遷秩去，震孺倡士民固守，賊自是不敢逼壽州。巡撫史可法上其功，用為廣西參議。尋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廣西。京師陷，福王立南京，即日拜疏勤王。馬士英、阮大鋮憚之，敕還鎮。震孺竟郁郁憂憤而卒。

徐從治

徐從治，字仲華，海鹽人。母夢神人舞戈於庭，寤而生。從治舉萬歷三十五年進士，除桐城知縣。累官濟南知府，以卓異遷兗東副使，駐沂州。

天啟元年，妖賊徐鴻儒反鄆城，連陷鄒、滕、嶧縣。從治捕得其黨之伏沂者殺之，請就家起故總兵楊肇基主兵事，而獻搗賊中堅之策，遂滅鴻儒。事詳《趙彥傳》。

從治警敏通變，其禦賊類主剿不主撫，故往往滅賊。旋以右參政分守濟南。錄功，從治最，進右布政使，督漕江南。妖賊再起，巡撫王惟儉奏留從治，仍守沂。按臣主撫，從治議不合，遂告歸。

中外計議調，崇禎初，以故秩飭薊州兵備。薊軍久缺餉，圍巡撫王應豸於遵化。從治單騎馳入，陰部署夷丁、標兵，分營四門，按甲不動，登城而呼曰：「給三月糧，趣歸守汛地，否將擊汝！」眾應聲而散。其應變多類此。進秩左布政使，再請告歸。

四年，起飭武德兵備。孔有德反山東，巡撫余大成檄從治監軍。明年正月馳赴萊州，而登州已陷。大成削籍，遂擢從治右副都御史代之，與登萊巡撫謝璉並命。詔璉駐萊州，從治駐青州，調度兵食。從治曰：「吾駐青，不足鎮萊人心；駐萊，足系全齊命。」乃與璉同受事於萊。

有德者，遼人。與耿仲明、李九成、毛承祿輩皆毛文龍帳下卒也。文龍死，走入登州。登萊巡撫孫元化官遼久，素言遼人可用，乃用承祿為副將，有德、仲明為遊擊，九成為偏裨，且多收遼人為牙兵。是年，大淩河新城被圍，部檄元化發勁卒泛海，趨耀州鹽場，示牽制。有德詭言風逆，改從陸赴寧遠。十月晦，有德及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，經月抵吳橋，縣人罷市，眾無所得食。一卒與諸生角，有德抶之，眾大嘩。九成先賚元化銀市馬塞上，用盡無以償，適至吳橋。聞眾怨，遂與應元謀，劫有德，相與為亂，陷陵縣、臨邑、商河，殘齊東，圍德平。既而舍去，陷青城、新城，整眾東。

余大成者，江寧人也。不知兵。初為職方，嘗奏發大學士劉一燝私書，齮之去。後又以事忤魏忠賢，削籍歸，有清執名。而巡撫山東，則白蓮妖賊方熾，又有逃兵之變，皆不能討。及聞有德叛，即托疾數日不能出，不得已遣中軍沈廷諭參將陶廷鑨往禦，則皆敗而走。大成恐，遂定議撫，而元化軍亦至。

元化者，故所號善西洋大炮者也，至是亦主撫，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。賊長驅，無敢一矢加者。賊佯許元化降。元化師次黃山館而返，賊遂抵登州。元化遣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，總兵張可大率南兵拒賊。元化猶招降賊，賊不應。五年正月戰城東，遼兵遽退，南兵遂敗。燾兵多降賊，賊遣之歸，士民爭請拒勿內，元化不從，賊遂入。日夕，城中火起，中軍耿仲明、都司陳光福等導賊入自東門，城遂陷。可大死之。元化自刎不殊，與參議宋光蘭、僉事王征及府縣官悉被執。大成馳入萊州。

初，登州被圍，朝廷鐫大成、元化三級，令辦賊。及登失守，革元化職，而以謝璉代。有德既破登州，推九成為主，己次之，仲明又次之。用巡撫印檄州縣餉，趣元化移書求撫於大成曰：「畀以登州一郡，則解。」大成聞於朝。帝怒，命革大成職，而以從治代。

先是，賊攻破黃縣，知縣吳世揚死之。至是，攻萊，從治、璉與總兵楊禦蕃等分陴守。禦蕃，肇基子。肇基，從治所共剿滅妖賊鄒、滕者也。禦蕃積戰功至通州副總兵。會登州陷，兵部尚書熊明遇奏署總兵官，盡將山東兵，與保定總兵劉國柱、天津總兵王洪兼程進。遇賊新城，洪先走。禦蕃拒之二日，不勝，突圍出，遂入萊城，從治、璉倚以剿賊。賊攻萊不下，分兵陷平度，知州陳所問自經。賊益攻萊，輦元化所制西洋大炮，日穴城，城多頹。從治等投火灌水，穴者死無算。使死士時出掩擊之，毀其炮臺，斬獲多。而明遇卒惑大成撫議也，命主事張國臣為贊畫往撫之，曰「安輯遼人之在山東者」，以國臣亦遼人也。國臣先遣廢將金一鯨入賊營，已而國臣亦入，為賊移書，遣一鯨還報曰：「毋出兵壞撫局。」從治等知其詐，叱退一鯨，遣間使三上疏，言賊不可撫。最後言：「萊城被圍五十日，危如累卵。日夜望援兵，卒不至，知必為撫議誤矣。國臣致書臣，內抄詔旨並兵部諭帖，乃知部臣已據國臣報，達聖聽。夫國臣桑梓情重，忍欺聖明而陷封疆。其初遣一鯨入賊營，何嘗有止兵不攻之事？果止兵，或稍退舍，臣等何故不樂撫？特國臣以撫為賊解，而賊實借撫為緩兵計。一鯨受賊賄，對援師則誑言賊數萬，不可輕進；對諸將則誑言賊用西洋炮攻，城將陷矣，賴我招撫，賊即止攻。夫一鯨三入賊營，每入，賊攻益急。而國臣乃雲賊嗔我縋城下擊，致彼之攻。是使賊任意攻擊，我不以一矢加遺，如元化斷送登城，然後可成國臣之撫耶？當賊過青州，大成擁兵三千，剿賊甚易。元化遺書謂『賊已就撫，爾兵毋東』，大成遂止勿追，致賊延蔓。今賊視臣等猶元化，乃為賊解，曰吳橋激變有因也，一路封刀不殺也，聞天子詔遂止攻掠也。將誰欺！盈庭中國臣妄報，必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兵，援師不來，職是故矣。臣死當為厲鬼以殺賊，斷不敢以撫謾至尊，淆國是，誤封疆，而戕生命也。」疏入，未報。

當是時，外圍日急，國柱、洪及山東援軍俱頓昌邑不敢進，兩撫臣困圍城中。於是廷議更設總督一人，以兵部右侍郎劉宇烈任之。調薊門、四川兵，統以總兵鄧玘，調密雲兵，統以副將牟文綬，以右布政使楊作楫監之，往援萊。三月，宇烈、作楫、國柱、洪、玘及監視中官呂直，巡按御史王道純，義勇副將劉澤清，新兵參將劉永昌、朱廷祿，監紀推官汪惟效等並集昌邑。玘、國柱、洪、澤清等至萊州，馬步軍二萬五千，氣甚盛。而宇烈無籌略，諸師懦怯，抵沙河，日十輩往議撫，縱還所獲賊陳文才。於是賊盡得我虛實，益以撫愚我，而潛兵繞其後，盡焚我輜重。宇烈懼，遂走青州，撤三將兵就食。玘

等夜半拔營散，賊乘之，大敗。洪、國柱走青、濰，玘走昌邑，澤清接戰於萊城，傷二指，亦敗走平度，惟作楫能軍。三將既敗，舉朝嘩然，而明遇見官軍不可用，撫議益堅。

先是，登州總兵可大死，以副將吳安邦代之，安邦尤怯鈍。奉令屯寧海，規取登州。仲明揚言以城降，安邦信之，離城二十五里而軍。中軍徐樹聲薄城被擒，安邦走還寧海。登既不能下，而賊困萊久，璉、從治、禦蕃日堅守待救。至四月十六日，從治中炮死，萊人大臨，守陴者皆哭。

山東士官南京者，合疏攻宇烈，請益兵。於是調昌平兵三千，以總兵陳洪範統之，洪範亦遼人。明遇日跂望曰：「往哉，其可撫也。」天津舊將孫應龍者，大言於眾曰：「仲明兄弟與我善，我能令其縛有德、九成來。」巡撫鄭宗周予之兵二千，從海道往。仲明聞之，偽函他死人頭紿之曰：「此有德也。」應龍率舟師抵水城。延之入，猝縛斬之，無一人脫者。賊得巨艦，勢益張。島帥黃龍攻之不克而還。遂破招遠，圍萊陽。知縣梁衡固守，賊敗去。

宇烈復至昌邑，洪範、文綬等亦至。萊州推官屈宜陽請入賊營講撫，賊佯禮之。宜陽使言賊已受命，宇烈奏得請，乃手書諭賊令解圍。賊邀宇烈，宇烈懼不往。營將嚴正中舁龍亭及河，賊擁之去，而令宜陽還萊，文武官出城開讀，圍即解。禦蕃不可，璉曰：「圍且六月，既已無可奈何，宜且從之。」遂偕監視中官徐得時、翟升，知府朱萬年出。有德等叩頭扶伏，涕泣交頤，璉慰諭久之而還。明日復令宜陽入，請璉、禦蕃同出。禦蕃曰：「我將家子，知殺賊，何知撫事？」璉等遂出。有德執之，猝攻城，卻令萬年呼降。萬年呼曰：「吾死矣，汝等宜固守。」罵不絕口而死。賊送璉及二中官至登囚之，正中、宜陽皆死。

初，撫議興，獨從治持不可。宇烈諸將信之，而尚書明遇主其議。從治死，璉遂被擒。於是舉朝恚憤，逮宇烈下獄，調關外勁卒剿之，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，專任代從治者朱大典以行。明遇坐主撫誤國，罷歸，遂絕撫議。八月，大典合兵救萊。兵甫接，賊輒大敗，圍解。有德走登州，九成殺璉及二中官。大典圍登，九成戰死。城破，追剿，有德、仲明入海遁。生擒承祿等，斬應元，賊盡平。事詳《大典傳》。詔贈從治兵部尚書，賜祭葬，蔭錦衣百戶，建祠曰「忠烈」；贈璉兵部右侍郎，亦賜祭葬，建祠，蔭子；以禦蕃功多，加署都督同知，總兵，鎮登、萊。而宇烈以次年遣戍。璉，字君實，監利人。宇烈，綿竹人，大學士宇亮兄也。其戍也，人以為失刑。大成逮下獄，遣戍。赦還，卒於家。

元化，字初陽，嘉定人。天啟間舉於鄉。所善西洋炮法，蓋得之徐光啟雲。廣寧覆沒，條備京、防邊二策。孫承宗請於朝，得贊畫經略軍前。主建炮臺教練法，因請據寧遠、前屯，以策幹王在晉，在晉不能用。承宗行邊，還奏，授兵部司務。承宗代在晉，遂破重關之非，築臺制炮，一如元化言。還授元化職方主事，已，元化贊畫袁崇煥寧遠。還朝，尋罷。

崇禎初，起武選員外郎，進職方郎中。崇煥已為經略，乞元化自輔，遂改元化山東右參議，整飭寧前兵備。三年，皮島副將劉興治為亂，廷議復設登萊巡撫，遂擢元化右僉都御史任之，駐登州。明年，島眾殺興治，元化奏副將黃龍代，汰其兵六千人。及有德反，朝野由是怨元化之不能討也。賊縱元化還，詔逮之。首輔周延儒謀脫其死，不得也；則援其師光啟入閣圖之，卒不得，同張燾棄市。光蘭、征充軍。

贊曰：疆圉多故，則思任事之臣。梅之煥諸人，風采機略尚大異於巽懦恇怯之徒，而牽於文法，或廢或死，悲夫！叛將衡行，縛而斬之，一偏裨力耳。中撓撫議，委堅城畀之，援師觀望不進，徒擾擾焉。設官命將，何益之有？撫議之誤國也，可勝言哉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